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蔚山莊

陳碧秋，涇縣人，而寄居南昌，蓋其父以名孝廉出宰豫章，既沒，遂家焉。然廉吏身後，家無長物。生了不介意，惟以筆耕糊口。素與吳子登太史相識，以學問文章互相砥礪。子登雅好西術，習其方言文字。生獨不以為然，曰：「集大成者，不親細務。古者設舌人之官，能通重譯，不過充奔走使令之役耳。君能嚆人家言，何不由此加精於輿圖、象緯、制器、格物之學，專門名家，著有成書，以詔後世，豈不名成而業就哉？」時子登深喜化學，以為窮流源，探奇抉奧，可以致富。生稍得其指授，而尤精於照像法，迺出子登上。一日，適值上巳，士女踏青城外。西關有摩尼寺者，相傳即六朝時之禩廟。中殿兩旁佛像莊嚴，金碧輝耀，居中一像，丈六金身，手捧日輪，識者謂此即摩醯首羅也。後殿常鍵閉，不許遊人入覽。生與主持相稔，必欲瞻仰。主持乃遣一小沙彌潛引之入，則其中花樹繽紛，珠光璀璨，光怪際離，不可逼視。所塑男女諸像，皓體畢呈，一絲不掛，或坐或立，或起或臥，或作交構狀，諸態悉備。殿角有日光斜射。生即以照像法印一圖攜歸。展閱，佛像本百尊，悉裸無衣，而中忽有一女子，靚妝高髻，皓齒明眸，微轉秋波，拈巾欲笑，觀其媚態，真個令人魂銷。生訝當時殿中並無是人，何得留此豔影？輾轉思維，終成疑竇。甚愛女貌之美，把玩不忍釋手，另以大鏡專印女像，放之使巨，眉目明晰，愈增媚。生意必此天仙化人遊戲紅塵，覓之凡間，斷無此麗品也。由此懷思綦切，漸患小病，飲食銳減。諸友勸生往游蘇杭，涉歷名勝，藉豁襟抱，各以游資相贈，約得百餘金。生曰：「亦足以豪矣。」

束裝就道，並擬北上京師，觀光應試，遂附輪舶，自潯陽達金陵，小憩秦淮水榭，日往來於利涉橋左右，徘徊眺望，聊作消遣。忽有舟子遽以紅柬呈生曰：「蔚山莊主人特請赴宴，刺舟來迎。」生視所筵諸客，無一識者，而已名居然首列；意欲卻之，而舟子邀致情殊懇懇，漫與登舟，解維即發。逶迤曲折，路若甚遠，雲影波光，荻花楓葉，風景殊可人意。久之，從蘆葦中行，甫過石橋，即有園洞一，上有橫額額曰「蔚山莊」。方入，即有石峰，如屏屹峙，當其前，峰回路轉，頓覺別有天地。叢竹深林，雜花細草，境地幽寂異常。生不禁擊楫稱快。行里許，河面愈闊，煙水蒼茫，幾無涯際。遙望有屋巍然，輪奐華麗，循河數轉，已至門前，有橋有亭，境極開闊。

甫登岸，舟子持柬入，即有長鬣奴出而相迓。生至庭際，拾級升階。顧堂上闕無一人，因問主人安在。則有兩女婢自屏後出，曰：「主人命邀貴客入內相見。」凡歷門闔數重，乃登一樓，樓之左偏榜曰「白菡紅鴛閣」。繡簾乍啟，則見一女子斜倚胡牀，正翻畫冊。生為卻步，辭曰：「此主人閨閣，何敢妄進。」婢曰：「此正蔚山莊主人。特設盛筵，招君小飲，君其勿辭。」生入，向女長揖，女亦歛容答拜。生視女，似曾相識，恍若久別重逢者，特不憶從何處見之。生詢女姓名。女曰：「妾姓孫，字韻卿，一字蓉寶。少居鹿城，前歲始來白下。以君有夙緣，故特招致。君尚記在摩尼廟中相會乎？」生恍然憶及前事，疑為神女，肅然莊坐。女笑曰：「君抑何前倨而後恭也？妾亦人耳，少習隱形術，兼擅五遁，妾能見人而人不能見妾。妾學之無他，藉避兵災。君亦欲以此作緩急需乎？願以相授。」生唯唯。女乃進內取書。生偷視几上畫冊，題其眉曰《百美圖》，以女像弁首，即生以西法印出者也。自六名以下，區為滬、吳、金、揚四等，則皆時下名妓。然約略相識者，惟滬上二人，似分左右兩班：左班以陸月舫為冠，其次則為呂翠蘭、張善貞、吳新卿、吳慧珍；右班以王蓮舫為首，其次則為王佩蘭、馬雙珠、顧蘭蓀、黃幼娟。每人各綴以評語，有若申江花榜。生甫欲翻閱，而女已出，即向生手奪去曰：「此中有秘密佛授歡喜緣，惟個中人得聆旨趣，不與他人見也。」因謂生曰：「妾久思一見君，以蹤跡雲萍，末由相聚。此間為妾別墅，絕無外人來，君請居此，少息塵氛。君非功名中人，又何必入都，徒勞僕僕哉？可作一書以復戚串，托辭養病，小駐金陵；驕從可先發，毋致鄉間懸望也。妾願以終身相托，雖在羈旅，不至寂寞。惟邂逅相逢，即訂永好，恐為君所蒲視耳。」生驟聆斯語，如膺九錫，即解襟上玉鴛鴦授女，曰：「以此為定。若得結絲蘿，諧魚水，定當沒齒不二，無煩作卓女《白頭吟》也。」女嫣然一笑，探懷取明珠一顆贈之，曰：「此珠能消墨跡。凡入場書字或訛，摩之立去。翰墨場中至寶也，君其什襲珍藏，他日自有用處。」遂命設席樓下，水陸錯陳，珍饈絡繹，皆目所未睹，口不能名；酒尤甘芳沁肺腑。女曰：「默飲不能盡歡，可呼桃枝、柳枝來同歌一曲，聊以侑觴。」須臾，兩雛鬟至，姿容妍麗，丰韻娉婷，洵可人也。各抱琵琶，撥弦發聲，脆如裂帛。兩鬟問答之時，口脰尤覺逼肖，生亟贊其妙，注目視之。女指之謂生曰：「即以贈君作媵，何如？」酒闌漏永，偕女歸房，燕婉之樂，有可知也。女固識字工書，尤善六法。每至花晨月夕，几淨窗明，或覓句聯吟，或展圖作畫，生為之研螺調黛，闔闈樂事，固有甚於畫眉者。

如是者有年。生與女日在園中遊歷，從未一履闕外。即泛畫舸，蕩蘭槳，採蓮花，摘菱芡，亦總不出方塘曲沼之間。女亦絕無一姊妹往來問訊者，生甚奇之。兩雛鬟漸長，神采煥發。女為加笄，令生納之為室，左擁右抱，甚相得也。然當春秋易序，風雨長宵，每不覺鄉思縈懷，心緒惡劣，意欲暫別言旋，擬商之女，顧未出諸口而女已知之，曰：「君欲回家，此其時矣。特重見未知何日耳。」生曰：「一去即來，不過旬月之別耳。卿何作是言，誠所不解。」女微笑不答，呼婢取時憲書來，曰：「今夕河魁不在房，明晨為黃道吉日，即送君行。」命廚娘整備餞別筵，勿咄嗟猝辦，致味不適於口。是宵情話纏綿，竟夜弗寐，女淚珠下墮，枕函為濕。

早起，有鴉鳴桑樹巔，凡三鳴，鼓翼向西去。女為袖占一課，謂生曰：「君歸，有大族女嫁君，始和而終乖，蓋南蠻舌之音，其機已兆。君此後入坦途，生平凡事遂意，獨此段姻緣，不得不呼缺陷。雖然，施之於前時，受之於後日，報復之加，幾於十倍，須一忍字，即是懺悔。尚慎旃哉，勿自貽戚。」俄婢來言，已設席於綠萼梅軒畔。生視其陳設，較初次尤豐。生與女對坐，兩妾旁侍，仍撥琵琶歌前曲，特其音淒戾，繁弦促節，感入心脾，生為之泣數行下。女以碧玉■斟紅醪，色若琥珀，曰：「飲之可安抵故鄉矣。」生一舉已罄，頓覺倦甚，隱几而臥。及醒，已在齋中。詢之家人，離鄉已四載矣。曾遇盜劫，以智免。或曰即隱形術也。後以與妻屢占脫輻，負氣入山，不知所終。